

大唐女史 薛涛传

王扬灵

著

用一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

到高旷自由，

从卑贱热烈，

尘埃里长出的红木棉。

她是泥淖中飞出的白鹭，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大唐女史 薛涛传

王扬灵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女史薛涛传 / 王扬灵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9. 1

ISBN 978-7-5162-1902-7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8965 号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图书策划: 谭 军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
责任编辑: 翟琰萍 王 宜

书 名 / 大唐女史薛涛传
作 者 / 王扬灵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电 话 / 010-63055259 (总编室) 010-63057714 (营销中心)
传 真 / 010-63055259
[http: //www.npcpub.com](http://www.npcpub.com)
[E-mail: mz fz@npcpub.com](mailto:mz fz@npcpub.com)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16 开 710mm × 1000mm
印 张 / 18.25 字数 / 276 千字
版 本 /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/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902-7
定 价 / 39.00 元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2

献给唐代女诗人薛涛

以及

古往今来所有独立女性

目录

引子 / 001	第十二章 流云散 / 141
第一章 万里桥 / 004	第十三章 乐山佛 / 156
第二章 春风知 / 013	第十四章 韦令逝 / 169
第三章 弄紫烟 / 023	第十五章 红丝重 / 184
第四章 花月夜 / 033	第十六章 脱樊笼 / 197
第五章 宁做我 / 045	第十七章 芸台雾 / 209
第六章 画风手 / 060	第十八章 梓州雨 / 223
第七章 孔雀来 / 074	第十九章 江陵雪 / 235
第八章 摘星辰 / 085	第二十章 旧仙舟 / 250
第九章 烧春酒 / 098	第二十一章 自今夕 / 262
第十章 向松州 / 114	第二十二章 海棠溪 / 276
第十一章 镜花寒 / 129	参考书目 / 285

引子

唐建中三年，上元灯节，长安城仿佛一艘香气四溢、满载花灯的巨轮，驶向永夜天心的圆月。

刚登基不久的天子李适登上城楼，亲自点燃一座高达数丈的灯树，以示与民同乐。灯树瞬间被点亮，兰麝之气勃然喷发，华光相射，连天子身边嫔妃的衣饰都照得一清二楚。

城下人群发出一阵狂呼，继而山呼万岁。

“那是谁？”一个粉雕玉琢般的小娃娃问。

“那是大唐天子。”抱着她的青衫男子温雅地回答。他叫薛郾，在秘书省任一个小小的文职。

“不是，那个。”

薛郾顺着小女儿的目光看去，宝髻罗衣群中，一位身着道袍的女冠十分醒目。

“那是女诗人李冶，”薛郾微笑着回答，“因为诗好被天子请到皇宫做客的。”

“我也会背诗！”小娃娃忙说，接着琅琅诵道，“自从天宝兵戈起，犬戎日夜吞西鄙……平时安西万里疆，今日边防在凤翔……”

薛郾迅速捂住年仅三岁女儿的嘴，看看周围。还好，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狂欢里。

灯光香气黯淡散去，世事变幻，长安的巨轮在烽烟中迅速沉没。幽州节度使朱泚叛乱，天子李适被迫逃往奉天，成为继他曾祖父李隆基之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大唐皇帝。

随后，朱泚竟在长安称帝，改国号为大秦。直至一年之后，这场兵乱才被平息。天子御驾回宫时，长安已是满目疮痍。

坊间一所小庭院中，薛郾拿着书信犹豫：“现在有个去西川的机会，可

这时候，百废待兴，正该留在都中效力。”

“西川？那可不能错过！”他的妻子急忙道，“且不说蜀中官员的俸禄优于京官，就是为不打仗这一条，我们也要去啊！你想想洪度，她才多大，这一年就吃尽了苦头！”

薛郾看向女儿，女儿正用瓷匙舀着碗中的糙米。一颗米粒儿掉在几案上，她捡起来吃了。

“兵乱平定后，连那些失节投靠过朱泚的人都升了官，你却因为得罪长官被排挤。这长安再待下去，何时是出头之日？”妻子小声又说。

“阿耶！”女儿吃完饭跑过来，把小脸贴在父亲洗得又软又旧的青衫上，“西川在哪里？”

“在蜀中。”薛郾抬手抚摸她的双鬓，半晌低叹，“天子登基时，我以为大唐中兴指日可待，谁知一个削藩，倒把长安给削丢了。现在，金吾卫大将军韦皋即将调任西川节度使，此人文武全才，蜀地想必能承平。罢了，为了孩子……”

十一年后，西川节度府，除夕夜宴。

玉人歌舞后，幕僚把一页诗笺送到节度使韦皋的酒案上。节度使扫一眼说：“女郎诗。”

那幕僚忙作揖道：“确是眉州一个女娃作的，名叫薛涛，字洪度，今年才十五岁。”

“哦？”

韦皋似乎想说什么，一个妙龄乐伎玉手破开金橙，酸甜的香气顿时盖过满座酒香。他接过橙肉，阶下《太平乐》起，那诗笺便被遗忘在酒盏旁。

数天后，春阴天气，眉州。

“薛小娘子，了不得！”眉州刺史之妾徐四娘一进门便喜笑道，“你作的诗连节度使都看到了，十分赞赏，点名要你去益州呢！”

薛涛立在新叶初引的古桐下，摇着双鬟笑了：“四娘哄我。”

“我怎么会哄你？我平日如何待你？什么宴会不是我带你去？”徐四娘挽着红绿花鸟纹波子迤迤走到近前。举目一望，虽在年节，这座已故小文官的庭院却仍是十分萧条。她又看向薛涛，身着一身素服——父亲薛郾的孝期刚满没两年，又守了母亲的孝。人命真是天注定，这女娃虽然托生在官宦之



家，将来的命还不一定如我呢。想到这儿，四娘也有些唏嘘。

薛涛跪坐在廊庑下，为来客煎茶。

“不是说笑，刺史已预备送你进节度府。”四娘笑盈盈低声说道。

薛涛放下茶匙摇摇头：“我才不去。”

“你傻了？”四娘扬起短阔的新式桂叶眉，“益州，如今称成都了，是西川首府，何等的繁华！不说节度使，府院里来往的许多王孙公子，随便捡一个都是好终身。”

薛涛扑哧笑了：“您怎么说得跟采女入宫的花鸟使一样？”她转转眼珠，“其实，我已经决定出家修道，为耶娘祈福。”

“唔！”四娘抬袖掩嘴，也扑哧笑了，眉间云母花钿闪烁，仿佛也在笑，“我朝女冠，倒不像佛家比丘尼青灯黄卷。多少女冠免去俗世约束，不嫁人不生子，过得那叫风流自在！只不过，这出家可不是你想出就出的呀！长安都中公主出家，以宫殿为道观，皇家供养，这就不说了。去年刘司马的小女儿也做了女道士，号什么瓊华，就在城边的紫玉观里，一年的供奉也要十万钱。”

说到这儿，四娘抬头打量着光秃秃的廊庑：“你呢？”

薛涛怔住，尴尬地微微一笑。

四娘举起茶盏，看看还是陈年旧茶，又放下了，叹口气道：“再说你父亲往生后，你一向抛头露面，眉州人人知道有个薛涛，现在连节度使都惊动了。才华名气这东西，于男子是捷径，方便攀援结交，于女子嘛，”她冷笑一声，“却白给你添许多污言秽语。我敢说，在眉州你是嫁不掉了。”

薛涛扬眉笑了：“我才十五。”

徐四娘也笑：“很快就十八，老姑娘了！又没妆奁，又没父母，会的两笔字两首诗，只能换一缸莼菜两筐枇杷。顶好，嫁个低等文吏，还要看公婆脸色。会写诗？还不如会烧灶。”

这话有点让薛涛笑不出来。

“韦节度新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这是个大好机会，刺史连送贺礼的人都选好了。”四娘再次打量这寒素的庭院，唯一的老仆提着兜篮蹒跚归来。

“你也没别的选择了啊。”徐四娘最后说。

第一章 万里桥

日出。

薛涛掀开油壁车的帘子，号为“天下繁侈”的西川首府成都，蓦然展现在眼前。晓鼓声中，车轮辘辘滚过虹跨锦江的长桥，阳光和着江面的水雾蓬勃地拍打着她的脸。

云雾渐定。东方，著名的合江园矗立在梅林之中；西方，专管蜀锦生意的锦官城已经开始运转；西岭雪山现出清晰的轮廓。漂亮的香气四溢的宝车、骑着高马的士人、急匆匆的贩夫走卒……还有一个胡僧，两支波斯、大食的商队，与她错肩而过。

桥尾上三个朱红大字映入眼帘：万里桥。

“万里之行，始于此桥。”薛涛觉得这名字很有意味。

下桥穿过韦皋新建的商业中心新南市，再过书台坊、金马坊、龙池坊、富春坊……薛涛无暇细看那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千门万户入画图”的景象，车径直向神雀门驶去。进神雀门后，藩镇节度府的外城——牙城便举目可见。

这是蜀地一个难得的晴天，车疾行半日，时已正午，太阳恰停在这座城中城的正上空。

面目冷峻的牙军验过眉州刺史的鱼符，又再三检查随从和礼品，才许车队通过。

一入城门，里坊安闲富庶的气息立刻消失无踪，空气变得肃穆。一座座府苑连绵而起，形制庄重巍峨，占地数坊，几乎望不到尽头。薛涛在帘隙间睁大眼，莫名地被唤醒了有关长安皇城宫室的零碎记忆。

“第舍不得逾制”，阿耶在世时曾激愤地念叨，还有什么“以安史之乱为鉴”“大唐中兴”“削除藩镇”等等，她仰面看府堂飞檐上狞厉的鸱尾，按制，那龙子鸱尾是只有皇宫才能用的。

刺史的车入节度府，薛涛的小油壁车则一路往西北。到了府后韦皋的内宅，仍继续走，直到内宅后头的庭院前方才停住。

薛涛抬头看去，庭院门楣上书着“西川乐营”四字，字很大，铺张矫饰。



俳优乐伎们抱着衣箱、乐器在那字下匆匆往来。

同行的眉州乐官都知郑重地对她说：“待会儿进营，先要见苟内官。他专管西川乐营人员簿册，来头可大，乃是玄宗幸蜀时流落出来的。”

“哦，那他一定很漂亮！”薛涛讶异，“传奇上写，玄宗喜爱音乐，身边侍奉的人都美貌。”

眉州都知愣了愣，摆摆手：“总之他对我很尊敬，论辈分，他还得叫我一声二哥。”

薛涛与眉州都知踏进西川乐营，刚走进苟内官所在的小庭院中，后面又来了几个人。领头的是位高额丰硕、仪态大方的中年女乐官，她从容走来，眼睛往他们身上一瞟。

眉州都知忙深深作下揖去：“霄娘万福。”

被唤作霄娘的女乐官提裙上阶，像没听见，径直进了屋。一位鼻高脸深的胡人妇女紧跟着她进去。

薛涛只得先候在檐下，眉州都知压低声音说：“这是位都都知，姓公孙。别看她一介女娘，在西川乐营可十分得势！”

一阵风来，把窗内的话送过来几句。先是中年女声稳稳道：“是，入‘音声人’一册。”是霄娘。

“那没有这个道理！”一个尖细又喑哑的男声叫起来，“名字先留着，裴——绛——真，是吧？我先看看再作打算，还要给上头报呢。”

带着胡音的女声马上冷冷道：“苟内官，你少在我面前弄鬼！我告诉你，这裴姓女娃可是山东旧族的骨血，只因她父亲往生后，大妇不容，她阿娘才让女儿回来重操旧业。她虽然庶出，毕竟是官宦大族之后，不入‘音声人’一册，难道你敢压良为贱不成？”

尖细男声还要推脱，忽听砚台纸张一阵乱响，接着静了片刻，霄娘与那胡人妇女推开版门出来，昂首走了。走到影壁前时，霄娘回头不着痕迹地打量了薛涛两眼。

眉州都知连忙撩起袍角跨入屋门，薛涛纳着闷儿跟着进去，一脚踩到黑暗里。她闭闭眼再睁开，原来屋内阴沉，大白天还点着支蜡烛。幽幽书橱尽头横一张大案，案后窝坐着一个人，感觉好像进了寺院壁上画的阴曹地府，眼看就要勾名画押了。

“苟三，哥哥来啦，为贺节度使的大喜！哎呀呀，路上真赶！”眉州都知热情地高声招呼着。

烛光下，那被称为苟三的内官坐着还没桌案高，披件赭黄衣，长得既像老鼠又像蛤蟆，满脸的肉皮褶子都往下走。他怀里紧紧抱着一本簿册，正气得哼哼着。见这样子，薛涛差点没笑出来。

苟内官两只眼珠在眼缝里动了动，盯住她恨恨地说：“人为官奴婢！”

“啊？”眉州都知一愣，急得跳起来，“兄弟开什么玩笑？这小娘子可是我们刺史送给节度使的大礼，是官宦之后，容貌才情整个西川都找不出第二个来！那官奴婢都是罪犯家眷，怎能混为一谈！”

苟内官从鼻子里嗤一声，绽出个假笑：“嚯呦，一个小小的眉州刺史，好大的口气。前儿东川节度使严砺一次送来十二名乐伎，立在前头直是一排仕女屏风，把御前女乐都比下去了，她们的乐官说话还比你柔软些。”

说完脸一沉，翻开官奴婢的簿册：“入就入，不入就想好再来！最近‘音声人’的编制紧得很，你也送，我也送，衣粮两费，究竟谁能到节度使跟前儿还说不准呢！”

“别，你听哥哥说……”

“我干哥哥是白大内官，当今圣上派到西川的紫袍监军使，你贵姓啊？”苟内官阴沉沉回道。

眉州都知噎住。薛涛忍不住问：“内官，按制我不该入‘音声人’吗？”

苟内官还抱着“音声人”的簿册，钝钝看了她一会儿，忽地站起来尖叫道：“那你也来抢，抢去了写上！我们找太乐令去，这事儿没法干了！”

薛涛看得呆了。眉州都知这才想起来，慌忙从怀内拿出贽见礼。

“这是做什么！”苟内官一把接过锦袋，掂量掂量，倒也不少，他起身抽出一本簿册，胡乱蘸笔，“什么名字？祖籍哪里？耶娘姓甚名谁？”

薛涛答道：“薛涛，字洪度，祖籍长安。父亲薛郾，为前眉州府主簿……”

不待说完，苟内官已草草写了，啪地合上簿册。

眉州都知看到封面“乐户第六十二册”几个字，忙问：“怎么入了‘乐户’？”

薛涛问：“什么是‘乐户’？”

苟内官拿出金耳挖掏耳朵：“什么价儿什么册子，如今‘音声人’贽见礼的价涨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涨的？”眉州都知瞠目结舌。

“就刚才。”苟内官吊起松皮垮垮的小眼，“不满意，叫你们刺史来啊。”

眉州都知当然不敢劳动刺史，何况他还把贽见礼抽了一成，虽说是惯例，但刺史在气头上，说不定会拿贪污罪罚他。



“苟内官对您可并不尊敬。”出了门，薛涛说道。说得眉州都知不尴不尬，只能打哈哈。

“什么是‘音声人’，什么是‘乐户’？他似乎把我归错了册子。”薛涛又问。

眉州都知耷拉着脑袋说：“都是乐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反正从此站住脚了！乐户更好，还管四季衣粮。”

唐朝制度，州县以上官府都设乐营，乐营管理俳优和乐伎，将其身份分为三种：音声人、乐户和官奴婢。音声人最高等，虽在乐部，但仍属大唐良人，只是被雇佣为乐伎，去留相对自由；官奴婢最低等，大多是籍没的罪家眷属，因为容色才艺被选来，地位如同犬马，几乎不算人；乐户则处于两者之间，属官属贱民，世代操持音乐，不能与良人通婚，不可以随意迁徙，没有长官令，永远不能脱离乐营。

“霄娘让我来引路。”一个青衣双鬟的婢子走来口齿清爽地道。眉州都知忙甩下薛涛偷偷溜走。

薛涛随婢子从廊庑走进一座“惊鸿院”，迎面厅堂中有许多人正在舞蹈，羯鼓声里夹杂着擅才的叱喝。

婢子在堂后长排低矮房屋前停住：“你就住这里。”

薛涛透过直棂窗看，俗丽花鸟屏风隔出许多小卧室，太阳影里，一个着杨妃裙的丰腴少女倚坐榻上，正往脖颈、手臂上扑香粉。她推开版门，少女立刻丢下香绵站起来，笑盈盈道：“新阿姊来了？”

薛涛笑着回礼，不禁赞赏她容貌富丽气派，显得屋子更低矮逼仄了。那少女也看着薛涛，却心内一沉。

少女姓朱，名凤鸣，与薛涛同年。她本想眉州小地方来的女娃，一定不上台盘，不料薛涛纤长洁白，一袭不值钱的红石榴裙都穿得光华出众。那双眼睛，春水般明亮，里面很有些她没有的东西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，大概是文气、才情之类，反正跟一般人不同。

凤鸣便套问薛涛父母原籍等事，听罢睁大眼扬声笑了：“我也是长安人，怪不得一见薛阿姊就觉得亲切。”她又上下打量薛涛两眼，扬眉问，“阿姊父亲曾是几品？”

薛涛老实答：“九品上。”

凤鸣哦了一声：“家父六品上，曾做过凤翔果毅都尉。”

薛涛不禁吃惊，忙问：“那你怎么来的这里？难道也和我一样，父母都不在了？”

凤鸣有些尴尬地嗯一声，她是官奴婢，当年她家附朱泚叛乱，事败四五年后仍被查出，后来父亲被流死，母亲病逝掖庭，她则被籍没在西川乐营。

咣当一声，身后屏风里面不知什么倒了。薛涛回头，只见一个也十五六岁的女娃趿着花头小履走出来，斜她们一眼，冷哼一声，自取面药洗脸去。

薛涛看凤鸣，凤鸣牵牵嘴角，微讽地一笑。

这时一个小婢子在门外喊：“凤阿姊，百花厅排演中和节乐舞，叫你去跟唱呢！”又对正洗脸的女娃说，“霄娘说，玉梨院的莫愁昨儿陪节度使打马球伤了脚踝，叫灼灼替她跳。你快去。”

原来她叫灼灼。灼灼把帕子往铜盆里一摔：“跳什么？在哪跳？”

“《八卦随意舞》，还不是在惊鸿厅！”小婢子已扭头跑了。

灼灼直起身，立眉就骂：“正月里你赶着投胎，迟了就做猪狗？我不问你你就不说？”

清水顺着脸颊往下滴，她的皮肤是一种凝冻羊脂的冷白，眉毛极黑，嘴唇极红，眼形极媚，素颜也美丽惊人。

灼灼骂完，一阵风换了舞裙，抬袖擦擦脸摔门去了，震得门扇窗格一阵簌簌作响。

薛涛纳闷，凤鸣却似乎习以为常，淡定地描眉点唇，涂斜红贴面靥。妆扮好，立起来，杨妃裙衬得她像极了一朵新开的姚黄牡丹。

“真漂亮！”薛涛赞叹。

凤鸣往铜镜里一照，确实比薛涛抢眼了，满意一笑，问道：“过两天就是中和节，又是咱们节度使加封的日子，薛阿姊也参加乐舞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才来，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参加？”薛涛说。

凤鸣眨眨眼：“到时我找人带阿姊进节度府，一定让你凑上热闹。”

“真的？”薛涛高兴道，“多谢多谢。”

晚间凤鸣练唱回来，薛涛已洗漱了，光脚盘坐在榻上读一本旧诗。凤鸣看屋内，别的没变，就多了许多诗集书册，不由得诧异：“呦，一个女娃还学诗？”

“嗯。”薛涛的脸仍埋在书页里。

凤鸣看看书封摇头说：“李白也没做到高品，老了穷困潦倒，听说最后捞月亮掉水里淹死了，这死法岂不可笑？”

薛涛不禁抬起脸。

凤鸣还继续说：“后天中和节，我要给节度使献《中和乐舞词》。那是天



子御诗，写得不比李白差，唱起来才叫尊贵荣耀。”

薛涛马上嗤鼻道：“皇帝哪有好诗，我知道这《中和乐舞词》，不过是一些物华仲春、乾坤昭泰的滥调，没有一点真情，怎能跟李太白相比！”

凤鸣尴尬地住口。

薛涛放下书认真说道：“刚才你说，一个女娃还学诗。女娃怎么了？因为我朝选士要考诗赋，男子就都去学，愁死了多少蠢材！女子作诗比男子好的，多着呢！比如《诗经》时的庄姜，汉代的班婕妤、蔡文姬、卓文君，我朝的上官婉儿、李冶。”

薛涛看着窗外檐下摇晃的风灯，忽而笑了，问凤鸣：“你在长安时逛过灯会吗？”

凤鸣一听不禁扬声笑答：“怎么没逛过，只不过那时我家家法大，出个门一群奴子围得人气也喘不过来，还有两个傻乎乎的昆仑奴。所以，虽然年年都逛，却一点意思也没有，倒是家里的各色花灯点起来总有好几百盏，在家看也一样。”

薛涛点点头，也笑说：“我家人少，但都爱热闹，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，大家早就往皇城朱雀门候着。到了晚上，天子就登城楼了。我那会儿还被抱在阿耶手里，就看见天子身边一大群华丽的美人里，有个穿女冠道袍的奇怪女子。我阿耶说，那就是李冶，因为诗写得好被天子礼遇入宫的。我喜欢她的《寄校书七兄》。”

“哦——”凤鸣打断她，嗤笑道，“所以你也想学她，因诗入宫，被皇帝选中了。薛阿姊长得也算好看，将来‘苟富贵，无相忘’啊！”说着，掩不住满面讥讽。

薛涛偏头想想：“我没这么想过，我学诗只因为喜欢。”

凤鸣撇嘴一笑，起身洗脸敷粉。薛涛继续读李白。

两天后的中和节，薛涛第一次踏进西川节度府。

这是天子李适新设的节日，二月初一，在上元之后，上巳之前，正是光景最美好的早春。

清晨晨光初现，节度府院在川西平原上庄重地铺开，令薛涛觉得自己很小。建筑群严整而肃穆，蜀地丰茂参天、四季不凋的林竹花卉又为它增添了几分深邃和幽雅。

正堂斗拱雄健，出檐深远，朱柱莲基，是加封仪式的所在地。她立在广

场角落，万里云罗下，碧琉璃屋瓦一片耀目晶莹。

坐北朝南的正堂丹墀上置着两只大铜鼎，袅袅散着香烟。堂前一张阔长的青玉几案，两边顺丹墀雁翅列下数十张朱漆几案，每张几案后，都垂手侍立着宝髻高耸的乐伎。

备舞的乐伎则挤在东西甬道里，很安静，没有一点娇脆的轻咳或一声珠玉的碰撞，连薛涛都能感到她们的紧张。

她深吸口气看向天空，燕子！终于有一样她熟悉的东西，那灵巧的鸟儿正欢悦地漫天滑行。这时忽有人揉她一把：“别站这儿。”

薛涛回身一看，是灼灼。不远处，一队乐官正神情严肃地向她走来。薛涛连忙藏到高台后，想谢灼灼，她却已插回乐舞队伍，满眼粉面朱唇、仙袂飘举，哪里还认得出来。

忽然鼓乐大起，原来吉时已到。蜀地文官武将们鱼贯而坐，皆着公服，满目浅绯轻碧。接着，一位身着紫色鹖衔绶带将军袍的中年男人从幽深的大堂稳稳走出，两侧军健佩剑相随。

太远了，薛涛看不清他的脸容，但那副群星拱月、不怒自威的派头却使她立刻明白，那便是西川主人——节度使韦皋。

钟鼓悠扬，表演雅舞的朱裙乐伎长袖婀娜；香雾袅袅，宫中来使高捧着御赐春衣与镂牙尺。

“以中和屈节，庆赐申恩，当昼夜平分之时，颁度量合同之令！”紫衣内官尖声唱罢，方念圣旨，加封韦皋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国相职遥遥辅佐天子。

韦皋拜领圣旨，西川官员纷纷起立拜贺，同称“相国”。

场中军健同时击鼓为《破阵乐》，杀伐勇武的气氛中，俳優们领着大象、犀牛入场。薛涛上次看大象，还是幼年在长安时，记忆已模糊了。

终于该灼灼等备舞乐伎入场了，她们环珮玎珰，穿着女冠道袍式绯色舞裙，群舞《八卦随意舞》。凤鸣她们则合唱天子所作的《中和乐舞词》：

芳岁肇佳节，物华当仲春。

乾坤既昭泰，烟景含氤氲。

.....

朦胧中铜漏将尽，夜宴方散。灼灼、凤鸣冒着春寒归来。薛涛已睡下，趴在榻上揉眼睛：“要茶吗？水瓶插在炉灰里，还温着。”

凤鸣边卸妆边抱怨：“真是受够胡都知，深更半夜，哪还用得着这么多人，



非要统统立在那里不许睡觉。”

“谁是胡都知？”薛涛问。

“一个胡人女乐官！姓阿失那，总把‘打死你们有罪，打伤勿论’挂在嘴上的那个。”凤鸣说。

薛涛想起在苟内官那儿见到的胡人妇女，想必就是她。

灼灼倒茶一气喝了：“狗屁，她打我试试？”撂下杯子又骂，“一个东川来的陪戎副尉，九品下的滥职，也配遣我唱歌跳舞，出门也不照照镜子！”

薛涛一看，灼灼醉得两个眼圈都红了，不禁问：“怎么？有人欺负你吗？”

灼灼冷笑：“谁敢欺负我？叫我灌得抬着出府去了，明日等着挨军棍吧。”

凤鸣对铜镜讪讪笑道：“谁不知道王灼灼的手段，我就不行，安静坐那儿就好。”

灼灼登时上前指着她：“少装，你是安静坐着，坐在成都尹手边动都不动，也不嫌他快六十的人，黄土都埋到脖子了。”

凤鸣色变。薛涛唰地掀被坐了起来：“侍宴和歌舞一样，都是乐伎的本职而已，何必相互轻贱？”

两人却不理她，继续互相指责进了乐营还装高贵之类。

薛涛默然躺下。良久，灯烛暗下，凤灼两个吵完睡了，她还醒着。白天激动人心的场景陡然落幕，她今后生活的真实场景被推到眼前，这真实可并不愉快。

她不禁翻来覆去，叹了口气，慢慢双目交睫，好不容易打个盹儿，却又被低沉的轰隆声惊醒。她睁大眼细听，原来是春雷，从很远的天上传到大地，又从大地传到她枕畔来了。

唧啾啾，檐下一只鸟也惊醒了，叫声听起来怯怯的，似乎不确定天亮了没有，但是远远的又一声啾啾，有一只鸟回应了它。于是它放心地滴溜溜了一串鸣叫，两只鸟便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整个乐营的鸟都唤起来了。

薛涛不禁微笑，慢慢睡着了。

醒来时天光大亮，凤鸣和灼灼已领了中和节的赏赐回来。一人一丈红绡，两支莲蓬金涂银簪。

薛涛披上红夹襦笑说：“乐营上千的人，每人两支银簪，节度使真阔气。”

她的诗书在眉州颇有名气，许多士子官员都喜欢她的笔墨，他们每得一张纸都有馈赠，因此，阿耶去世后她和母亲才不至于太过拮据。但比起节度使

的赏赐，那些馈赠就寒酸多了。

“如今的天下，韦节度使不阔气谁阔气？连天子都仰仗西川的税赋呢。节度使对军中赏赐更多，普通军士婚嫁，都是男给锦衣，女给银涂衣，各赐万钱，死丧也有抚恤。”凤鸣笑说。

薛涛想起昨天的盛况，觉得凤鸣所言不虚。

凤鸣拿扫帚洒扫屋内，继续笑道：“我来了这几年，听说成都越来越繁华，都越过长安，仅次于扬州了，真想出牙城逛逛。”

薛涛一听喜道：“真的！咱们什么时候出去逛呢？”

灼灼把红绡银簪往箱内一扔：“下辈子吧。”

薛涛忙闭上嘴巴。她已经知道，凤鸣和灼灼都是犯罪之家籍没来的，人在官奴婢册中，没有特殊情由，她们终生都不能踏出乐营一步。她自己虽可以在成都城内走动，然而举目无亲，一个人又能上哪去呢？

大家沉默下来。薛涛换了个话题：“大节一过，擅才们闲了，从明天起，我得开始跟他们学做一个乐伎。”

灼灼懒懒地说道：“有什么学的，无非是唱歌、跳舞、乐器这老三样，学得再好也是给人当猴耍。”

“开头太迟，一辈子也别想露脸领舞！”

第一天学舞，擅才就这样说薛涛。旁边几个六七岁刚梳鬟的小乐伎都捂嘴笑。

薛涛尴尬地停下舞步，她只跟父亲学过几年古琴，跳舞完全不会，但她觉得自己懂得音乐，雅乐令人瞬间进入庙堂，俗乐可爱可亲，“小垂手”美妙如江南春日，“拓枝”“胡旋”则像沙漠里疯狂回旋的风。

薛涛没有去过沙漠，想象里是金色的、干燥的，风一吹漫天金沙，就像拓枝舞裙上无数瑟瑟金铃。

如此习歌学舞过了春天，庭院牡丹盛放时，节度使韦皋大排了一次宴席。薛涛有幸在软舞队伍尾巴上凑个数，连宾客面长面短都没看清。